

美国黑色幽默小说及其忧患意识

——以《第二十二条军规》和《五号屠场》为例

侯 晓 艳

(宜宾学院 文学与新闻传媒学院, 四川 宜宾 644007)

摘要:黑色幽默是一种“从残忍中寻求乐趣”的“病态、荒诞的幽默”。在黑色幽默小说代表作《第二十二条军规》和《五号屠场》中,作家通过对悖理逆情事件、“反英雄”人物、荒诞军规和血腥场面的描写,反映了 20 世纪美国人的生活现状,表达了自己对社会现实的关注和对国家前途、人类命运的忧患意识。黑色幽默小说也因此批判荒谬至极的极权社会和构建新的社会秩序方面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关键词:黑色幽默;美国小说;忧患意识

中图分类号:I712.074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0-5315(2013)05-0124-06

所谓忧患意识实质上是一种危机意识,体现在文学创作中,是作家对于社会个体、社会生活、国家民族以及人类的生存安危的一种群体关怀。应该说,正是这种危机意识激发了人的责任感,因此,忧患意识往往体现出一种对人类群体盛衰荣辱的忧虑。美国黑色幽默小说产生于 20 世纪 60 年代,是一种用喜剧形式表现悲剧内容并以存在主义哲学为思想基础的文学流派。这一流派的作家们紧紧扎根社会现实进行创作,他们透过美国当时动荡不安的社会现实,展示世界与作为个体的人的紧张对峙,并将这种对峙放大、扭曲,以体现世界混乱和荒诞的本质。黑色幽默是一种“从残忍中寻求乐趣”的“病态、荒诞的幽默”^{[1]73}。而在这一过程中,他们又往往超越自身的荣辱、成败、得失,将社会、国家与人民的前途和命运肩负身上,表现出一种强烈的社会责任感和忧患意识。约瑟夫·海勒和库尔特·冯内古特就是这个流派里的重要作家,他们发出美国后现代主义呼声,呼吁人们看清现实、改变社会现状。他们以荒诞的思维适应了荒诞的现实,也借人物荒诞言行

来反抗现实,对社会现状做出思考,表现对人类生存现实的忧患,力图透过荒诞不羁的现实寻找到出路。

约瑟夫·海勒和库尔特·冯内古特都曾在二战期间到美国空军部队服役。在经历过战争的残酷和血腥后,他们开始质疑战争的真正意义,于是在 20 世纪 60 年代分别创作并发表了《第二十二条军规》和《五号屠场》,两部作品都有力地冲击了当时的美国社会,掀起的叛逆浪潮使其被推崇为黑色幽默小说的代表之作。

两部作品都以二战为背景,《第二十二条军规》的故事发生在作者虚构的皮亚诺扎岛上,在那里驻扎着一支执行轰炸任务的美国空军飞行大队,军中荒诞的第二十二条军规引发人们对现实的思考。《五号屠场》以 1945 年盟军对文化名城德累斯顿进行轰炸为背景,叙述了战争的血腥与残忍。两者都涉及战争,但前者的真正意图是描述极权社会里人

收稿日期:2013-06-17

作者简介:侯晓艳(1963—),女,四川南溪人,宜宾学院文学与新闻传媒学院副教授。

们无奈的生活状态和麻木的精神世界,后者却想通过描写战争的残酷恐怖来宣扬反战思想。无论是什么主题,作家们都力图借用人物的荒诞行径来表现世界的荒诞,并以此给人们以启迪,让人们从这些小说中看清当代极权社会里弱肉强食的现实,从而表现自己对社会现状的忧思及对寻求新的精神家园的渴求。这种忧思和渴求着重从以下几个方面体现出来。

(一)通过对悖理逆情的事件的描写,表现世界的荒诞,表达作者对社会现实的关注与生存现状的担忧。

忧患意识不只是对一己生老病死、得失宠辱的忧虑,而是将天下兴亡、社会人生、世人忧乐常系于心,因此,忧患意识的实质是一种群体关怀,是对人类群体盛衰荣辱与生存危机的忧虑。体现在黑色幽默小说中,则是作者在情节设置上,往往打破传统,把插科打诨和严肃的哲理混成一团,通过公然的悖理逆情来突显人们生活世界的恐怖与残忍,以表现其忧患意识。

在战场上受伤对于士兵来说本是件不幸的事情,按常理作者在作品中应该用一种要么客观冷静、要么极富感情的语调描写他们接受治疗和照顾的情况,叙述他们难以忍受的伤痛,可黑色幽默作家们却不是这样,他们违背常情常理,拿这些伤兵和他们的伤痛开玩笑。海勒在《第二十二条军规》中描写战场的伤亡情况时,就把鲜血比作正融化的积雪,把炸开的血肉和抖动的腿比喻为还活着的汉堡肉。作者为读者呈现了可笑又可怖的场景,让人深切体会到世界的荒诞和滑稽。

小说中写到,医院来了一个重伤病号,他的全身被雪白的石膏和绷带包裹着,在床上无法动弹:

双腿双臂全都被垂直地吊了起来,并且用铅砣悬空固定,只见黑沉沉的铅砣稳稳地挂在他的上方。他的左右胳膊肘内侧绷带上各缝入了一条装有拉链的口子,纯净的液体从一只明净的瓶里由此流进他的体内。在他腹股沟处的石膏上安了一节固定的锌管,再接上一根细长的橡皮软管,将肾排泄物点滴不漏地排入地板上一只干净的封口瓶内。等到地板上的瓶子满了,从胳膊肘内侧往体内输液体的瓶子空了,这两只瓶子就会立刻被调换,液体便重新流入他的体内。这个让白石膏白纱布缠满身的士兵,

浑身上下唯有一处是他们看得到的,那就是嘴巴上那个皮开肉绽的黑洞。^{[2]6}

作者在描写这个一动不动的几乎无生命征兆的士兵时,话语里明显带着调侃与嘲笑,而这种调侃和嘲笑除了让人觉得世界的荒诞以外,还让人感受到了人情的冷漠和世态的炎凉,从而在内心深处升腾起一种巨大的不幸感和酸楚感。

在《五号屠场》中也有类似的既可笑又可悲的描写。比如,毕利在被运往战俘营的途中:

车门打开时,毕利“咯咯咯”地咳嗽,咳着咳着,连稀饭都咳出来了。这完全符合牛顿的物体运动的第三定律……这在火箭学上很管用。^{[3]73-74}

在主人公十分难受和痛苦时,作者却将牛顿运动定律和火箭与之相提并论,让人不禁想笑,但笑的同时又感到一丝悲哀在心头。他还将被押送的俘虏叫做“液体”,当列车到达俘虏营时,他这样描写道:

“液体”开始流动。大量“液体”积在门口,然后“扑通”一声流到地上。毕利是倒数第二个到达车厢门口的。流浪汉是最后一个,流浪汉不能流,不能“扑通”一下流到地上,他已经不是流质而是石头。就这么回事。^{[3]74}

生死本是件严肃和让人心情沉重的事情,冯内古特却反其道故意用貌似平静、轻松的语调来描述俘虏与尸体、死亡与恐怖,其深层则蕴藉着一种强烈的忧患意识,让读者在捧腹之余心里又有一丝苦涩。

20世纪60年代,社会秩序混乱,人的价值观念被改变与颠覆,传统的神圣的事物受到质疑,人们对眼前的一切都报以困惑,疑虑重重,而自然科学与知识技术,都成了人类实现其野心与贪欲的工具,生命的崇高意义被彻底消解,剩下的只有求生存、生殖的本能性要求,人类厌倦于自身的存在,相互怨恨,最终走向毁灭。即如马克斯·舍勒所指出的:“‘怨恨’是现代市民道德的主要推动力之一,是资本主义产生的精神之源。”^{[4]23-24}福柯也指出,现在是“一个使我们无法挽回地远离原始语言的理智时代”^{[5]21}。在《疯癫与文明》中,福柯通过三个时期人们对待癫狂和癫狂者的态度的变迁,对笛卡尔以来的西方理性主义进行了批判。他指出:在中世纪,人们虽然觉得麻风病人有危险,但不排斥他们,社会也基本承认其地位;文艺复兴开始后的古典时期,人类文明开始全面拒绝精神病患者,因为这个时候开始的理性思

考将有些癫狂的精神病现象视为异类,他们应该受到禽兽般的待遇;到了资本主义的近现代社会,发展形成了精神病医学,为以理性的标准来鉴定神经病披上了科学、合法的外衣,另外,社会还把边缘人、穷人一并置诸于严格的控制之下,给与他们的基本上是准精神病人的待遇,来维持社会的安定,并把他们作为廉价劳动力的后备军。这样,理性成为一种暴力^{[6]37}。“理性成为一种暴力”中,饱含一种深沉的、浓重的忧患意识。

显然,这种忧患意识与黑色幽默小说所蕴藉的忧患意识是一致的。在黑色幽默小说中,作者对悖理逆情事件的描写是为了表现社会的恐怖残酷,在让人感到可笑又可怖的同时,突出反映当时人们深受压迫的社会现实。20世纪中叶的美国社会秩序可谓是乱成一锅粥,人们亲眼目睹了接连发生的二战、朝鲜战争和越战带来的灾难,对战争产生了恐惧情绪。加上种族矛盾尖锐,麦卡锡主义盛行,现代人对高科技的过分依赖,这些因素在“改变美国人政治和道德上的良知”的同时,也“改写了美国生活的现实”^{[7]372-379},并使美国人“陷入悲剧性的历史时期”^{[8]33},造成了社会混乱、道德沦丧和个人独立性被湮没,整个社会几乎处于失控状态。

在这样病态的环境中,人们面临丑陋、恐怖和死亡,失去自我价值,任凭摆弄,对生存、前途和命运焦虑而又无可奈何,而且“恶行与暴力共同编织了最为引人注目的黑暗权势,任何善意的行为都以失败告终,并显得愚蠢而无意义”^{[9]31}。于是人们将对荒诞现实的绝望转变为麻木,以戏谑他人来麻痹自己,勉强过活。黑色幽默作家们竭力描绘的就是这幅世界荒诞和现实丑陋的图景,而通过这种描绘传达出的则是他们对现实的不满,对社会发展的关注和担忧。

(二)通过对作品中“反英雄”人物遭遇的描写,表现人生的痛苦,表达作者对人类命运的关切和生存危机的忧虑。

黑色幽默小说中的主人公几乎都是“反英雄”人物,“他们生活在变态的社会里,命运坎坷,任凭权威力量的支配,身心备受无端的折磨,变成言行古怪、人性扭曲的‘荒诞人’”^{[10]71}。

《第二十二条军规》的主人公尤索林就是个贪生怕死、逃避责任的“神经病”,“他是以荒诞反抗荒诞,以疯狂反抗疯狂,但其中的进步意义是不可低估的,尤其是他反抗的是整个官僚体制,肩负拯救官僚体

制压迫下所有人的使命”^{[9]33}。尤索林住在医院里是因为肝疼,可是他的肝早就不疼了,“不过他什么也没说,而那些医生也从来不曾起过疑心。每天上午,他得花点时间检查信件,之后他便无所事事,整日闲躺在病床上消磨时光,倒亦心安理得。在医院里他过得相当舒坦,而且要这么住下去也挺容易,因为他的体温一直在华氏一百零一度”^{[2]3-4}。当领略了第二十二条军规的奥秘,看穿了军官们和垄断资本家们的嘴脸后,他拒绝执行飞行任务。但又发现第二十二条军规无处不在,所以他又不得不继续执行飞行任务。后来他才明白自己生活在极权统治的陷阱里,只能受控制,无法摆脱命运的捉弄。

《第五号屠场》的主人公毕利也经常疯疯癫癫。在飞机失事受伤复原后,他跑到了纽约,神经兮兮地“在广播电台的通宵节目里发表讲话。对挣脱时间羁绊的问题他侃侃而谈。他还说他一九六七年被一架飞碟绑架,这飞碟是从541号大众星来的。他说他被带到那儿,把他光着身子放在动物园里展览。他在那儿与蒙塔娜·怀尔德赫克结为夫妻,她原来当过世界级的电影明星。”^{[11]120}。他脆弱、被动,完全不适应战争,常常被战友欺负,被打耳光、踢肋骨后还会嘿嘿傻笑。面对残酷、血腥的战争,他痛苦又无能为力,以至于对生活 and 命运失去热情,失去了活下去的力量。

两位作者都用了大量篇幅描写“反英雄”人物的遭遇和感受,而这些描写又是让人发笑的。作者对“反英雄”人物们的遭遇和感受“有意摆出无可奈何的嘲讽态度,着意放大、扭曲、变形,使之显得更加荒诞不经、滑稽可笑,同时又令人感到压抑和沉闷”^[1]。而这些滑稽可笑的事件又体现出社会“正义与邪恶颠倒,勇敢与怯懦混淆,正常与不正常错位”^[9]的事实,鲜明地突出了生活的荒诞和人生的痛苦。

“反英雄”人物往往懦弱、被动。他们是“渗透着存在主义意识的反英雄形象,身兼批判现实的积极因素和取消斗争的消极因素”^{[12]234}。他们生活在战争年代,被极权主义操控,生命无保障,精神不自由。作家用调侃嘲笑的方式描写了他们的际遇,以表达对小人物的同情和对人类命运的关切。同时也表明那几场战争的意义并非是为了消灭非正义,人类也正在受到奴役。小说主人公理想的落空、信仰的丧失和英雄气概的消亡,也体现了作家们对现实的思考和对人类生存困境的忧虑:“在这个疯狂世界里,

当人类的存在境况变得彻底的荒诞时,人该怎么生活下去?”^[13]

(三)通过对荒诞军规和血腥场面的描写,表现了官僚主义作风的盛行和战争的残酷,表达了作者对国家前途的焦虑。

《第二十二条军规》里描写的飞行大队奉行的是第二十二条军规。根据这条军规规定,疯子被允许不执行飞行任务,而想要停飞则必须由本人申请,但如果自己能明确提出申请,又表明他不是疯子,还要继续执行飞行任务。另外,军规的内涵也随小说情节的发展在不断地变换。第二十二条军规存在于人类生活的每一处,这就意味着生活处处是陷阱。它规定所有军官都必须参加忠诚宣誓。它可以拒绝尤索林的回国请求,却又向尤索林发出可以回国的诱惑。第二十二条军规就是作者对美国官僚体制及专制主义的虚伪、蛮横和残暴的高度概括,它是一个圈套,是一种抽象的现实,它牢牢地笼罩着人们的生活。它把人的生命和自由玩弄于股掌之中,让人们深陷其中又无法自拔,也使人们对政府的信任度严重降低,甚至影响国家持续发展。这些都是作者所焦虑的。

《五号屠场》的主人公毕利亲历过战场上的生与死和战争的疯狂与残酷,亲眼目睹了被战争毁灭的德累斯顿与惨死的无辜平民。“‘德累斯顿是在一九四五年二月十三日晚被炸毁的’,毕利·皮尔格里姆开始讲道,‘他说,牲畜围栏的篱笆桩没有了,屋顶窗子没有了,尸体的碎片到处都是。这些人都是在火海里烧死的。就这么回事。’”^{[11]120} 战争的巨大破坏力使毕利无法抹去战争的阴影,痛苦的经历致使其最终患上了精神分裂症,还失去了正常的时间概念。冯内古特通过写毕利在时间和空间上的跳跃和变换,“向读者淋漓尽致地展现了战争对毕利的精神与心灵的致命创伤,而且无以复加地表现出了作者对战争的憎恨与批判”^{[14]49},进一步揭露战争对人类心灵的伤害,对国家政治秩序的破坏和经济建设的干扰,鲜明突显了作者的反战思想。

两位作家对荒诞的军规和血腥场面的描写,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当时美国官僚主义作风的盛行。统治者为了谋得私利,不顾普通百姓的生命安危和个人自由,随意发动战争,搞极权主义,使人民处于水深火热之中。战争的残酷给人类带来生命的威胁和精神上的伤害,人类无法摆脱被控制和摧残的命

运,国家正常秩序受到干扰,前途无法预测。如果这种极权统治继续下去,那国将不国,民不聊生。正是基于这样的担忧和对能摆脱极权统治,恢复正常民主的社会秩序,让普通百姓能获得自由和被尊重寄予希望,海勒和冯内古特才在自己的作品中竭力描写了第二十二条军规的荒诞和战争场面的血腥。这突出表现了他们强烈的反官僚主义、反战及对国家前途忧虑的情怀。

不仅仅海勒和冯内古特忧国忧民,其他黑色幽默作家也不同程度地用创作表现自己的忧思。托马斯·品钦在《万有引力之虹》中就通过战争和灾难的展示,忧心忡忡地告诉读者,真实的人生是极其残酷的;约翰·巴斯德的《烟草经纪人》也在嘲笑人的精神危机的同时,表现了对人类的现实处境和前途命运的忧虑。当然,所有黑色幽默小说家的忧思都是看似轻松、调侃和玩世不恭,实则无可奈何的叙述中表现出来的,这也是黑色幽默小说的一大特点。

二

20世纪中期的美国社会动荡不安,战争的频发,麦卡锡主义的盛行,社会矛盾的加深,经济的萧条,带来了一些社会问题,出现了大量暴力、欺骗等不道德现象,传统的道德观念遭到无情抛弃,西方的民主思想被残酷的现实碰得粉碎,生活与思想的真理受到了无端怀疑。而统治阶层和官僚机构的腐化、堕落和无能,又让本来就对现状感到痛苦和惶恐的人们对前途产生了极度失望和不安的情绪。而痛苦、惶恐和失望之余,人们开始重新思考生存的目的和意义。于是就产生了一系列以表现人类生存危机感为主题和怀疑自我存在及价值的被称之为“黑色幽默小说家”的作家,海勒和冯内古特就是其中的佼佼者。他们作品中的主人公对现实的抗争不仅是为了求得肉体的生存,也是为了证明“自我”的存在,呼吁重视生命的价值。无论是反官僚主义还是反战争,黑色幽默小说家们都将创作植根于当时的美国社会现实,尽量真实地呈现历史,点醒世人,这样就形成了黑色幽默作家的忧患意识。

黑色幽默小说家们忧患意识的形成不仅与美国20世纪中期社会现状的影响密切相关,还与他自身经历紧密相连。

约瑟夫·海勒小时候家境贫寒,全家人含辛茹

苦做工挣钱供他上学。生活在社会底层的他对小人物的艰难处境感同身受,因此,他特别关注这些小人物的命运,尤其同情他们在极权制度下备受折磨的遭遇。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后,他应征入伍,像《第二十二条军规》中的主人公尤索林一样,成了一名空军投弹手。在一次执行飞行任务时与死亡交手的经历让他改变了对战争的态度,认识到战争的残酷血腥以及在战场上生命脆弱不堪的现实。海勒不仅有丰富的战争经历,当过轰炸机投弹手,而且还攻读过欧美许多所大学,做过学者、教师、编辑、作家等。因此,他能深入地了解民情,对美国社会各个领域的荒唐混乱有着自己独到的体悟,对人类面临生存困境的无能为力和人性的失落也有着清醒的认识。这就为他借用文学形式表达对现实的批判与忧思提供了素材和条件。他的作品有讽刺美国政界的,有反映美国军事官僚机构昏庸、腐败的,也有对真实人物进行攻击的。总之,对当代生活的方方面面,海勒都进行了无情的鞭挞和讽刺。他描绘的世界,“一切都与其表象相违背,荒谬的错置和非理性的混乱是它的准则”^①。作者写作的目的是向现实挑战,向权力滥用的堕落的世界挑战。

库尔特·冯内古特曾有过在二战时被德军俘虏的经历。他的代表作《五号屠场》就是部半自传小说,作品中写到的德国萨克森州的德累斯顿市(Dresden)就是作者当年被俘和被奴役的地方,1945年2月13—14日,英美空军在德军战败已成定局的情况下,对不设防的历史文化名城德累斯顿实施了狂轰滥炸,当时因被关押在一家屠宰场的地窖中而侥幸逃过浩劫的冯内古特,亲眼目睹了这个文化名城被炸毁,十几万无辜平民葬身火海的惨剧,这段恐怖经历让他刻骨铭心、终身难忘,以至时隔二十多年后,他还通过《五号屠场》这部作品真实地向世人描绘那幅地狱般的恐怖图景。

与海勒始终注视美国现实社会并直接揭示和嘲讽其阴暗面不同,冯内古特的作品惯于用科幻式的寓言侧重嘲笑人类的荒唐和愚蠢,《五号屠场》的主人公毕利能挣脱时间的羁绊在时空中任意穿梭,最后又由于无力改变现状而寄希望于在外星球上寻找到人类和平相处的方法,以拯救人类于不安稳中。这种科幻的形式虽然脱离现实、耽于幻想,但其“骨子里则仍是黑色幽默的调侃和冷酷,在小说中有着

更为超越的关于人类向何处去的思考,有着对人类危机处境的关注”^{[15]156}。面对1950年代美国推行冷战政策和麦卡锡主义使生命安全受到威胁的黑暗现实以及社会动荡、政治危机、道德沦丧等诸多社会现象,海勒、冯内古特等黑色幽默作家认识到,个人十分渺小,社会极其混乱,生活环境非常严酷,精神世界极不自由,这种不正常的社会状态必须打破,否则,人类将很快迎来自己的末日,而毁灭人类的元凶正是人类自己。于是,他们勇敢地肩负起了反社会、反战争、反官僚主义的重任。他们在生活中承受苦难,理解苦难,又在创作中释放苦难,超越苦难。他们积极寻找隐藏在生活现象背后的原因,并借用小说的形式,对生活作出艺术概括,以表现深远的忧患意识,希望能借此唤醒麻木与堕落的人类。他们一方面通过对荒诞现象的调侃嘲笑和对现实生活的玩世不恭,有力地揭露美国社会在“繁荣”、“民主”表象下日益黑暗、堕落、混乱、疯狂的本质,从而透露出其对荒诞的美国政治及社会的不满和憎恶,体现他们批判现实的使命感与责任感;另一方面他们又从存在主义视角出发去描绘现实,以“使人们重新审视社会意识与社会存在的关系”^{[16]124},并以此警示人们应该构建和谐、稳定、健康的社会环境,只有这样,人类的精神状态才可能积极、乐观。同时也才可能让人们改变对他人和自我的认识,并重新审视战争和高科技对人类生活及精神的影响,看清社会现实,然后和他们一起寻找新的精神家园。由此看来,黑色幽默小说在唤起人们良知、认识战争危害和批判现实等方面有着至关重要的现实意义。

总而言之,黑色幽默小说家“用独特的‘笑’——黑色幽默去唤醒人们的警惕,去思考人生的终极意义”^{[17]48},以表现作者的忧患意识,并希望人们能看清当时美国乃至整个西方的社会现实,继而集结力量去挽救社会、改变国家的现状,构建充分体现人类自由和生命价值的和谐社会。虽然这一愿望的实现并非易事,但包括海勒和冯内古特在内的黑色幽默小说家还是愿意和世人共同努力。这应该说是他们忧患的实质,也是他们的创作思想中最值得充分肯定的部分。但是,对他们在社会和人生面前所采用的玩世不恭的态度和在作品中流露出的悲观绝望的厌世情绪,又是我们应该加以批判的。

注释:

①约瑟夫·海勒[EB/OL]. <http://baike.baidu.com/view/424510.htm>.

参考文献:

- [1]转引自:冷兆杰.美国黑色幽默小说探析——读海勒的《第二十二条军规》[J].时代文学(下半月),2009,(11).
- [2](美)约瑟夫·海勒.第二十二条军规[M].扬恕等译.南京:译林出版社,1998.
- [3](美)库尔特·冯内古特.五号屠场[M].云彩,紫芹译.长沙:湖南人民出版社,1985.
- [4]马克斯·舍勒.资本主义的未来[M].刘小凤编校,罗梯伦等译.上海:三联书店,1997.
- [5](英)阿兰·谢里登.求真意志——密歇尔·福柯的心路历程[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7.
- [6]梁燕城.后结构主义与中国文化——从福柯到唐君毅[J].开放时代,1997,(1).
- [7](美)史蒂文·赛德曼.后现代转向[M].吴世雄等译.长春:辽宁教育出版社,2001.
- [8](美)雷蒙·费尔德曼.华盛顿广场的微笑[M].林涧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1999.
- [9]张莉.生存的困惑——解读《第二十二条军规》中海勒对于人生困境的反思[J].湖北第二师范学院学报,2009,(1).
- [10]郭红.《五号屠场》中荒诞的人物形象[J].哈尔滨学院学报,2004,(6).
- [11](美)小库尔特·冯尼格.五号屠场[M].彭利佳译.呼和浩特:远方出版社,2004.
- [12]转引自:黄涛梅.现代主义和后现代主义文学研究[M].兰州:甘肃人民出版社,2005.
- [13]陈永国.布鲁克林的约瑟夫·海勒[N].中华读书报,2000-01-05(3).
- [14]黄丽双,徐媛媛.剖析《五号屠场》的反战思想[J].世纪桥,2009,(7).
- [15]吴晓东(主编).20世纪外国文学专题十三讲[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2.
- [16]覃承华.美国黑色幽默小说成因及其现实意义管窥[J].成都大学学报(教育科学版),2008,(8).
- [17]阿蒙.从荒诞的嘲讽中透视现实——《第二十二条军规》的艺术情趣[J].西安教育学院学报,2000,(3).

The American Black Humor Novels and Awareness of Unexpected Development

HOU Xiao-yan

(School of Literature and Media, Yinbin College, Yibin, Sichuan 644007, China)

Abstract: Black humor is a sick and absurd humor which seeks fun in the cruel. In *Catch-22* and *Slaughterhouse-Five*, the two representatives of black humor novels, the authors employ anti-conventional issues, anti-hero characters, absurd military regulations and bloody scenes to reveal the life of Americans in the mid-20th century, and to express authors' concern towards the social realities, their nations' future and the destiny of human beings. Black humor novels thus play a quite significant role in criticizing the absurd totalitarianism and constructing the new social order.

Key words: black humor; American novels; awareness of unexpected development

[责任编辑:冷雨]